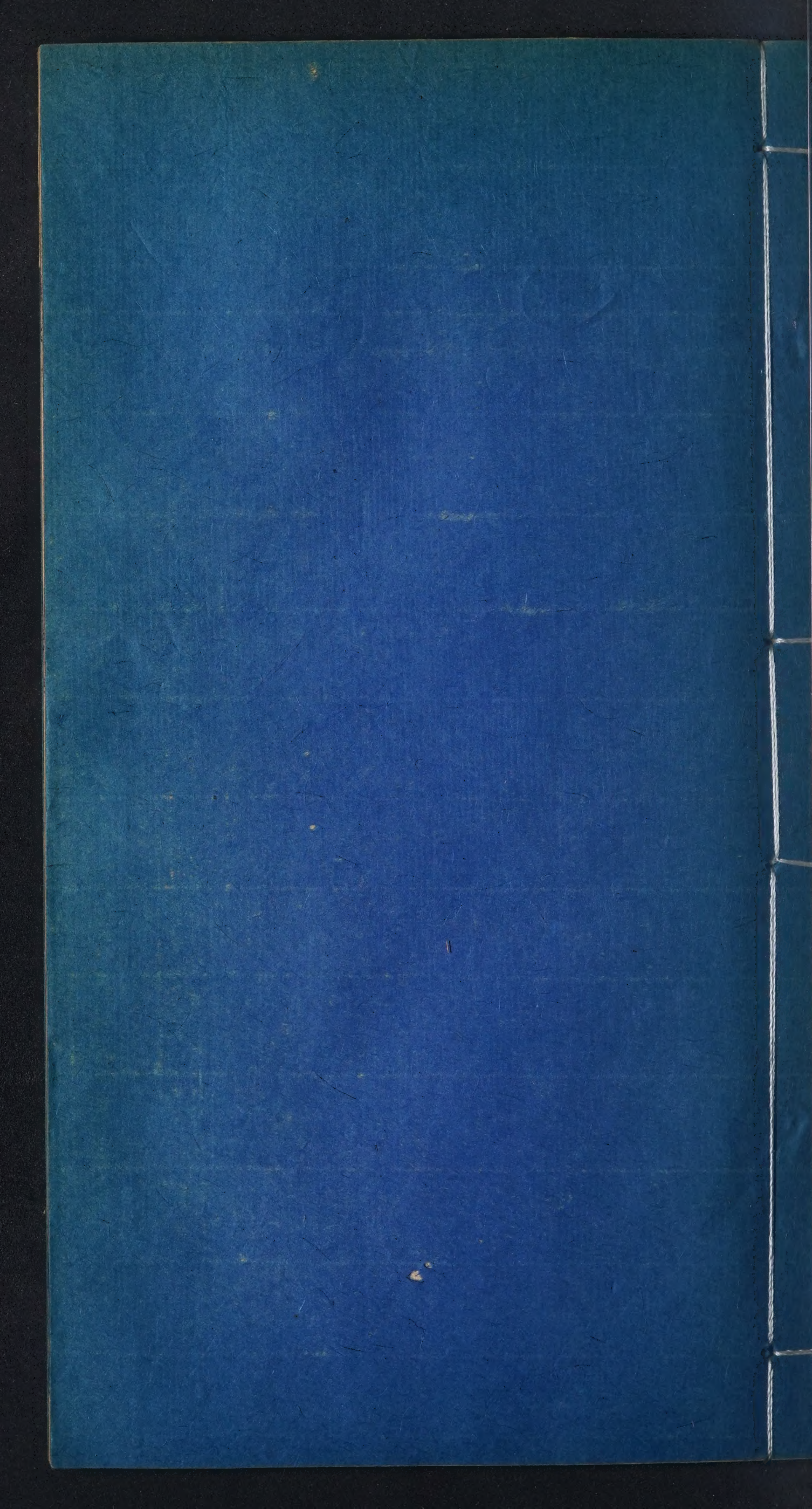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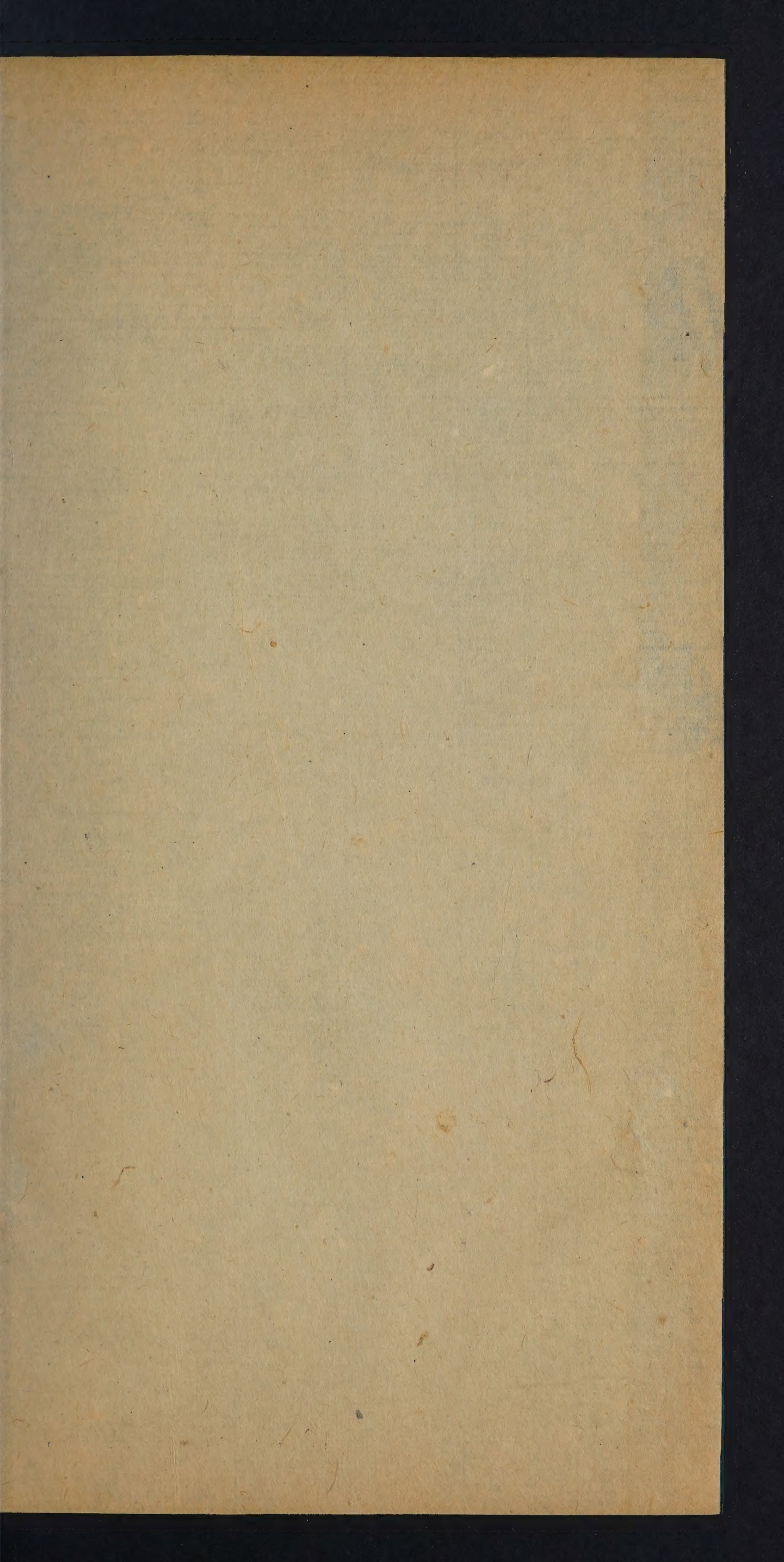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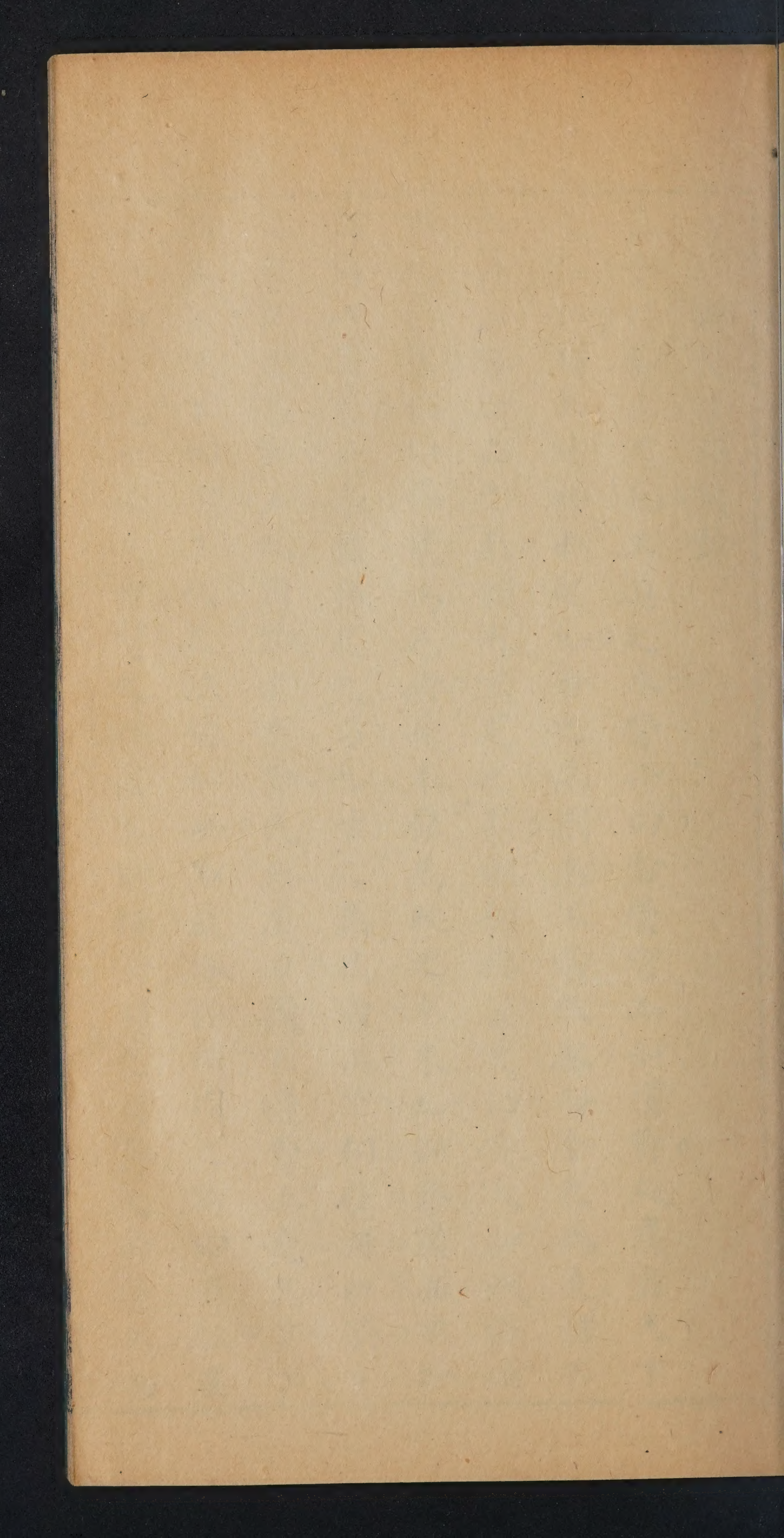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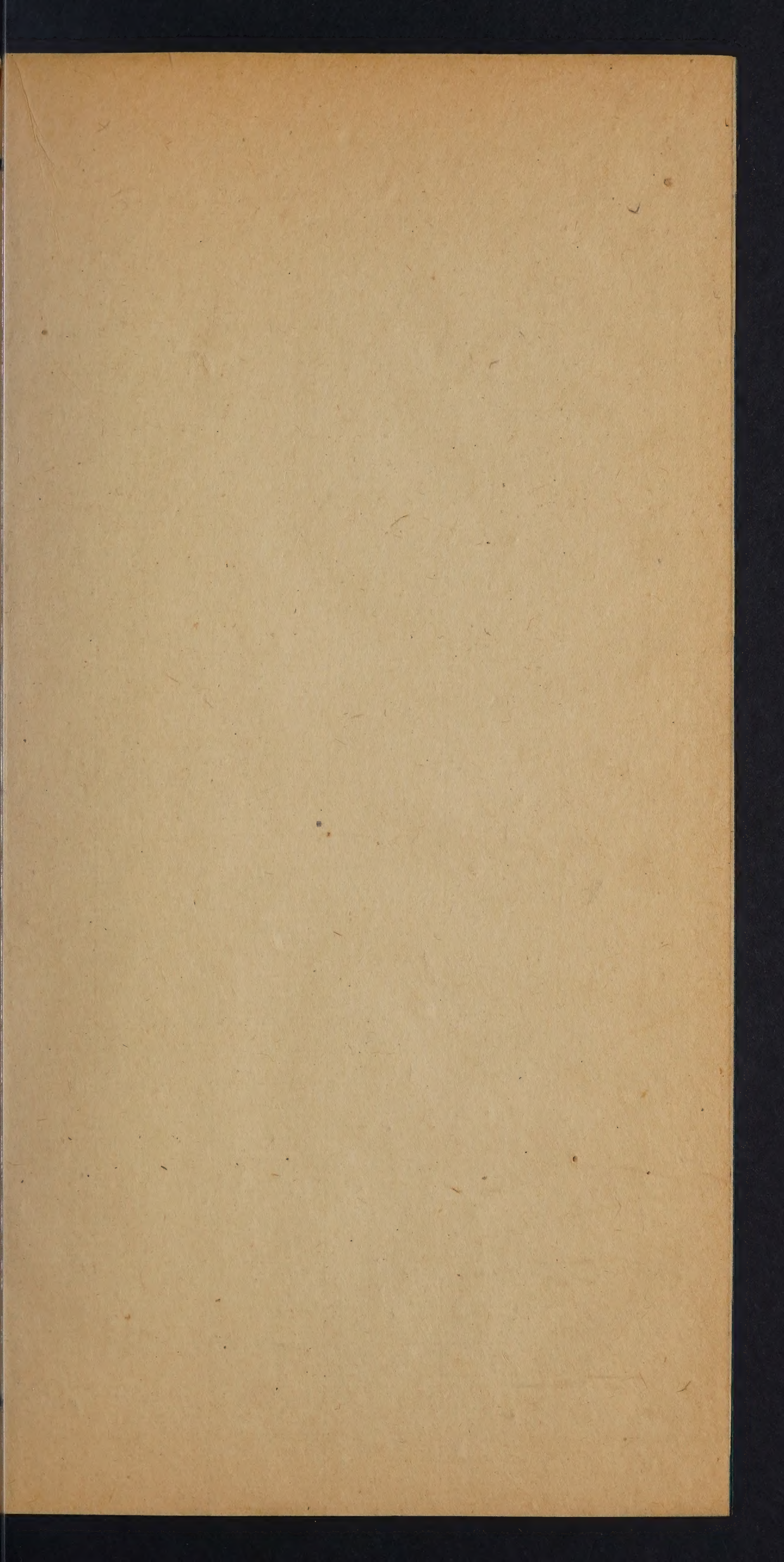








H. H. MU
CHINESE LIBRARY

歐陽修原弊論

孟子曰。養生送死。王道之本。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故農者天下之本也。而王政所由起也。古之為國者。未嘗敢忽。而今之為吏者不然。簿書聽斷而已矣。聞有道農之事。則相與笑之曰。鄙夫。知賦斂財用之為急。不知務農為先者。是未原為政之本末也。知務農而不知節用以愛農。是未盡務農之方也。古之為政者。上下相移用以濟下之用力者甚勤。上之用物者有節。民無遺力。國不過費。上愛其下。下給其上。使不相困。三代之法皆如此。而最備於周。周之法曰井牧其田十而一之。一夫之力。督之必盡其所任。一日之用。節之必量其所

茅坤曰今時亦然當事者可不為之寒心

入一歲之耕供公與民食皆出其閒而常有餘故三年而餘一年之備今乃不然耕者不復督其力用者不復計其出入一歲之耕供公僅足而民食不過數月甚者場功甫畢簸糠麩而食秕稗或採橡實畜菜根以延冬春夫糠覈橡實孟子所謂狗彘之食也而卒歲之民不免食之不幸一水旱則相枕為餓殍此甚可歎也夫三代之為國公卿士庶之祿廩兵甲車牛之材用山林宗廟鬼神之供給未嘗闕也是皆出於農而民之所耕不過今九州之地也歲之凶荒亦時時而有與今無以異今固盡有獨時之地而制度無過於三代者昔者用常有餘而今常不足何也其為術相反而然也昔者知務農又知

陳仁錫曰
冗兵耗食
亦古今無
可奈何之

節用今以不勤之農贍無節之用故也非徒不勤農又為衆弊以耗之非徒不量民力以為節又直不量天力之所任也何謂衆弊有誘民之弊有兼并之弊有力役之弊請詳言之今坐華屋享美食而無事者曰浮圖之民仰衣食而養妻子者曰兵戎之民此在三代時南畝之民也今之議者以浮圖並周孔之事曰三教不可以去兵戎曰國備不可以去浮圖不可並周孔不言而易知請試言兵國家自景德罷兵三十三歲矣兵嘗經用者老死今盡而後來者未嘗聞金鼓識戰陣也生於無事而飽於衣食也其勢不得不驕惰今衛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給糧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驕如此況

事皆而為害於農不淺

責罰辛苦以戰鬭乎前日西邊之吏如高化軍齊宗舉兩用兵而輙敗此其効也夫就使兵耐辛苦而能戰鬭雖耗農民為之可也奈何有為兵之虛名而其實驕惰無用之人也古之凡民長大壯健者皆在南畝農隙則教之以戰今乃大異一遇凶歲則州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長大而試其壯健者招之去為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以為廂兵吏招人多者有賞而民方窮時爭投之故一經凶荒則所留在南畝者惟老弱也而吏方曰不収為兵則恐為盜噫苟知一時之不為盜而不知其終身驕惰而竊食也古之長大壯健者任耕而老弱者游惰今之長大壯健者游惰而老弱者留耕也何相

反之甚邪然民盡力乎南畝者或不免乎狗彘之食而一去爲僧兵則終身安佚而享豐腴則南畝之民不得不日減也故曰有誘民之弊者謂此也其耗之一端也古者計口而受田家給而人足井田既壞而兼并乃興今大率一戶之田及百頃者養客數十家其間用主牛而出己力者用己牛而事主田以分利者不過十餘戶其餘皆出產租而僑居者曰浮客而有畬田夫此數十家者素非富而畜積之家也其春秋神社婚姻死葬之具又不幸遇凶荒與公家之事當其乏時嘗舉債於主人而後償之息不兩倍則三倍及其成也出捶與稅而後分之償三倍之息盡其所得或不能足其場功朝畢而暮乏

茅坤曰指愚民情可悲涕

食則又舉之故冬春舉食則指麥於夏而償麥償盡矣夏秋則指禾於冬而償也似此數十家者常食三倍之物而一戶常盡取百頃之利也夫主百頃而出稅賦者一戶盡力而輸一戶者數十家也就使國家有寬征薄賦之恩是徒益一家之幸而數十家者困苦常自如也故曰有兼并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民有幸而不役於人能有田而自耕者下自二頃至一頃皆以等書於籍而公役之多者為大役少者為小役至不勝則賤賣其田或逃而去故曰有力役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夫此三弊是其大端又有奇衺之民去為浮巧之工與夫兼并商賈之人為僭侈之費又有貪吏之誅

賦歛之無名其弊不可以盡舉也既不勸之使勤又為衆弊以耗之大抵天下中民之士富且貴者化麤糲為精善是一人常食五人之食也為兵者養父母妻子而計其饋運之費是一兵常食五農之食也為僧者養子弟而自豐食是一僧常食五農之食也貧民舉倍息而食者是一人常食二人三人之食也天下幾何其不乏也何謂不量民力以為節方今量國用而取之民未嘗量民力而制國用也古者冢宰制國用量入以為出一歲之物三分之一以給公上一以給民食一以備凶荒今不先制乎國用而一切臨民而取之故有支移之賦有和糴之粟有入中之粟有和買之絹有雜料之物茶鹽山

澤之利有榷有征制而不足則有司屢變其法以爭毫末之利用心益勞而益不足者何也制不先定而取之無量也何謂不量天力之所任此不知水旱之謂也夫陰陽在天地間騰降而相推不能無愆伏如人身之有血氣不能無疾病也故善醫者不能使人無疾病療之而已善為政者不能使歲無凶荒備之而已堯湯大聖不能使無水旱而能備之者也古者豐年補救之術三年耕必留一年之蓄是凡三歲期一歲以必災也此古之善知天者也今有司之調度用足一歲而已是期天歲歲不水旱也故曰不量天力之所任是以前二三歲連遭旱蝗而公私之食是期天之無水旱卒而遇之無備故也

夫井田什一之法不可復用於今為計者莫若就民而為之制要在下者盡力而無耗弊上者量民而用有節則民與國庶幾乎俱富矣今士大夫方共修太平之基頗推務本以興農故輒原其弊而列之以俟興利除害者採於有司也

鍾惺曰農民業薄將終歲勤苦猶不足供衣食之用況耗之者又不止一端安得不饑寒困苦食狗彘之食而相枕為餓莩耶此論原弊而種種俱透自是經濟文章



茅坤曰論悉文亦跌宕

鍾惺曰說君民交困最透可見用聚歛之臣不是害民適所以害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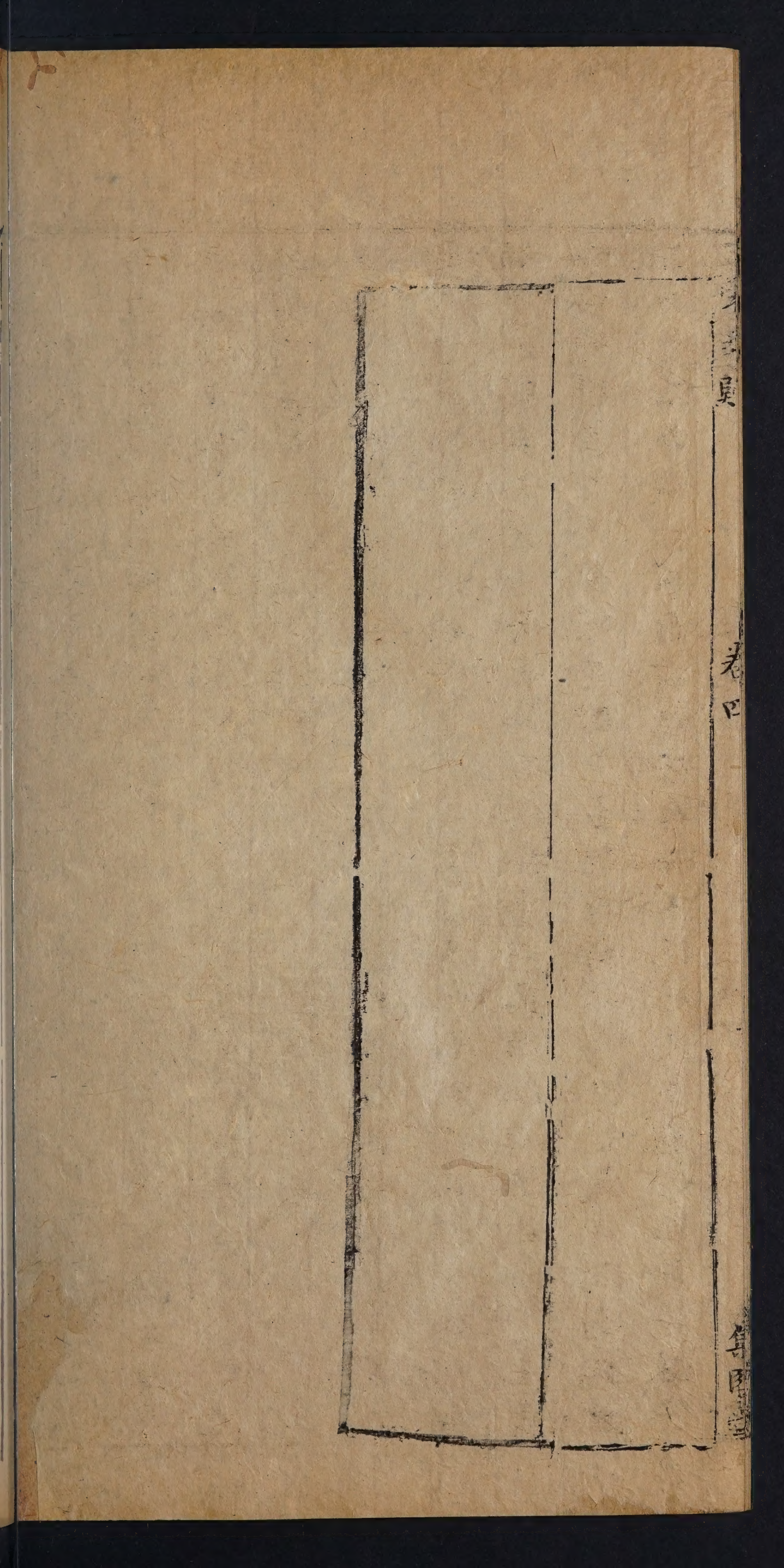
歐陽修唐書食貨志論

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經常簡易之法使上愛物以養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故量人之力而授之田量地之產而取以給公上量其入而出之以爲用度之數是三者常相須以濟而不可失失其一則不能守其二及暴君庸主縱其佚欲而苟且之吏從之變制合時以取寵於其上故用於上者無節而取於下者無限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愈不足而下愈困則財利之說興而聚歛之臣用記曰寧畜盜臣盜臣誠可惡然一人之害爾聚歛之臣用則經常之法壞而下不勝其弊焉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

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蓋其畜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當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禄雖不及三代之盛時然亦可以為經常之法也及其弊也兵冗官濫為之大蠹自天寶以来大盗屢起方鎮數叛兵革之興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数不能節矣加以驕君昏主姦吏邪臣取濟一時屢更其制而經常之法蕩然盡矣由是財利之說興聚歛之臣進蓋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為兼并租庸調之法壞而為兩税至于鹽鐵轉運屯田和糴鑄錢括苗榷利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為矣蓋愈煩而愈弊以至於亡焉

鍾惺曰食貨所以源源不窮者賴有經常之制為之限耳經制一

壊。則下者膏血。上者泥沙。安得不困。安得不亡。論末曰愈煩愈弊以至於亡。蓋言捨經制而別無救解之法矣。語雖過激而實是正論。



歐陽修唐書藝文志論

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其師傳之道中絶而簡編脫亂訛缺學者莫得其本真於是諸儒章句之學興焉其後傳註箋解義疏之流轉相講述而聖道粗明然其爲說固已不勝其繁矣至於上古三王五帝以來世次國家興滅終始僭竊僞亂史官備矣而傳記小說外暨方言地理職官氏族皆出於史官之流也自孔子在時方修明聖經以絀繆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乎周衰戰國游談放蕩之士田駢愼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辯而孟軻荀卿始專修孔氏以折異端然諸子之論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絶也夫王迹熄而詩亡離騷

鍾惺曰有……

作而文辭之士興歷代盛衰文章與時高下然其變態百出不可窮
極何其多也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為六藝九種七略至
唐始分為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録者五
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為之書者又二萬八千四百六
十九卷嗚呼可謂盛矣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
益明其餘作者衆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其精深閎博各盡其術
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所以使好奇愛博者不能忘也然
凋零磨滅亦不可勝數豈其華文少實不足以行遠歟而俚言俗說
猶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歟今著於篇有其名而無其書者十蓋五

揚之中深致抑之之盡

六也可不惜哉

茅坤曰、序事中帶感慨悲弔以發議論。其机軸本史遷来。



鍾惺曰馮道之無恥不雜如故只數語說破便了後却引李氏一段反覆感歎以愧

歐陽修五代史馮道傳論

傳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爲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況爲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爲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叙見其自述以爲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恠士之被服儒者以學古自名而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多矣然使忠義之節獨出於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豈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

世之凡為馬道者最有生發最有關係

不肯出歟柳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歟孔子以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虛言也哉予嘗得五代時小說一篇載王凝妻李氏事以一婦人猶能如此則知世固常有其人而不得見也凝家青徐之間為虢州司户參軍以疾卒於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攜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攜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執邪不可以一手并污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為之彈指或為之泣下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官為賜藥封瘡厚卹李氏而笞其主

人者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茅坤曰○借婦人女子以感慨當世儒生有三歎遺音○



歐陽修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鳥獸之為物衆人之為人其為生雖異而為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閒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逾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為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獲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飢臥而已其羣居

茅坤曰歐陽公極好為文晚年見得如此吾輩生平好著文章以自娛當為深省

則默默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為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矣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為文章稍稍

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

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推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

予固亦喜為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鍾惺曰寫文章湮沒處可悲可痛使千古文人皆為之短氣



鍾惺曰一篇純用也字文法從公穀中來然筆墨裊活寫得情景酣適有得意忘言之妙文之以趣勝者也

歐陽修 醉翁亭記

閑○口○便○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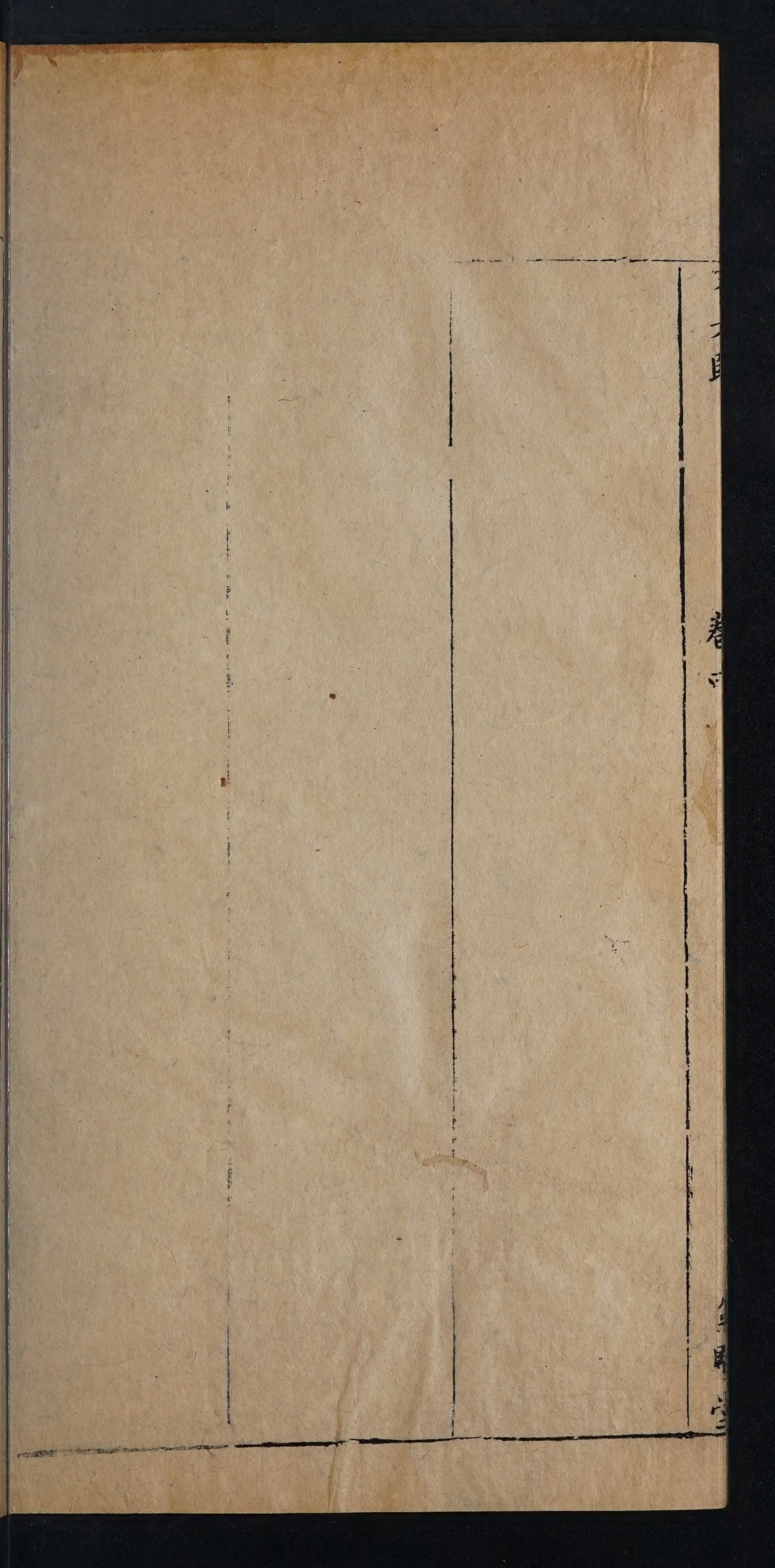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瑯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於兩峰之間者釀泉也峰回路轉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於此飲少輙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清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

凌約言曰到末方出姓名法詩侯誰在矣張仲孝友之句

負者歌於塗行者休於樹前者呼後者應傴僂提攜往來而不絕者
滁人遊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
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弈者勝觥籌
交錯起坐而諠譁者衆賓懽也蒼顏白髮頹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
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鳥聲上下
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
太守遊而樂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
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

茅坤曰此文中之畫也昔人讀此文謂如遊幽泉邃石入一層纔

見一層。路不窮興亦不窮。讀已令人神骨倏然長往矣。此是文章中洞天也。



茅坤曰文旨曠達歐陽公所自解脫在此

鍾惺曰配一老翁錯綜得妙若直指六物趣便減矣

歐陽修六一居士傳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為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為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為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

孫鑛曰此中樂境非公不能知非公不能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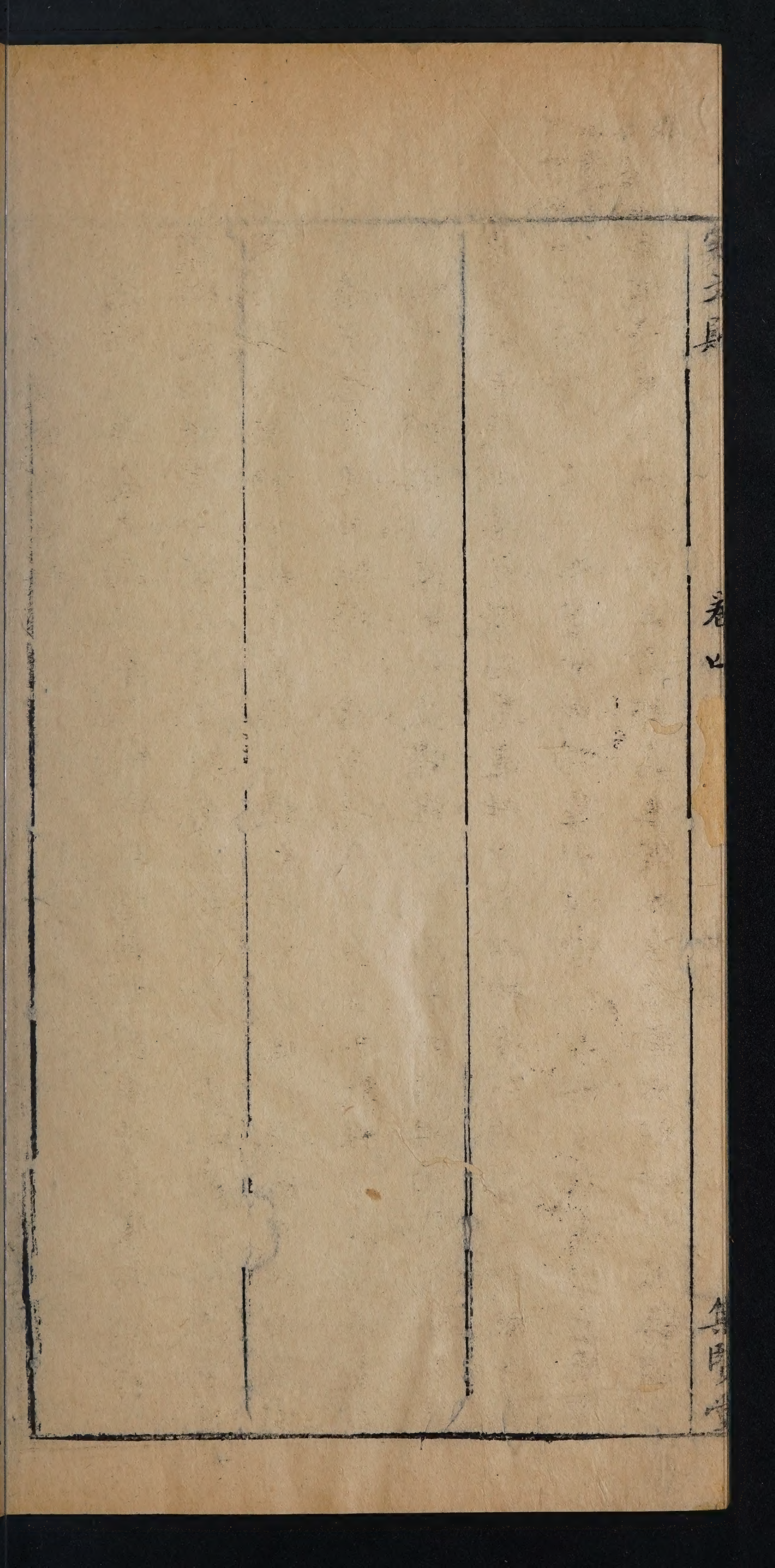
太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響九奏於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為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於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歎曰夫士

（用意俱深）

（情景佳甚）

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強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鍾惺曰。雖一時寄托之言。然公之善尋樂地。於此可見。



孫鑛曰詞意深遠言外俱有餘味

歐陽修鳴蟬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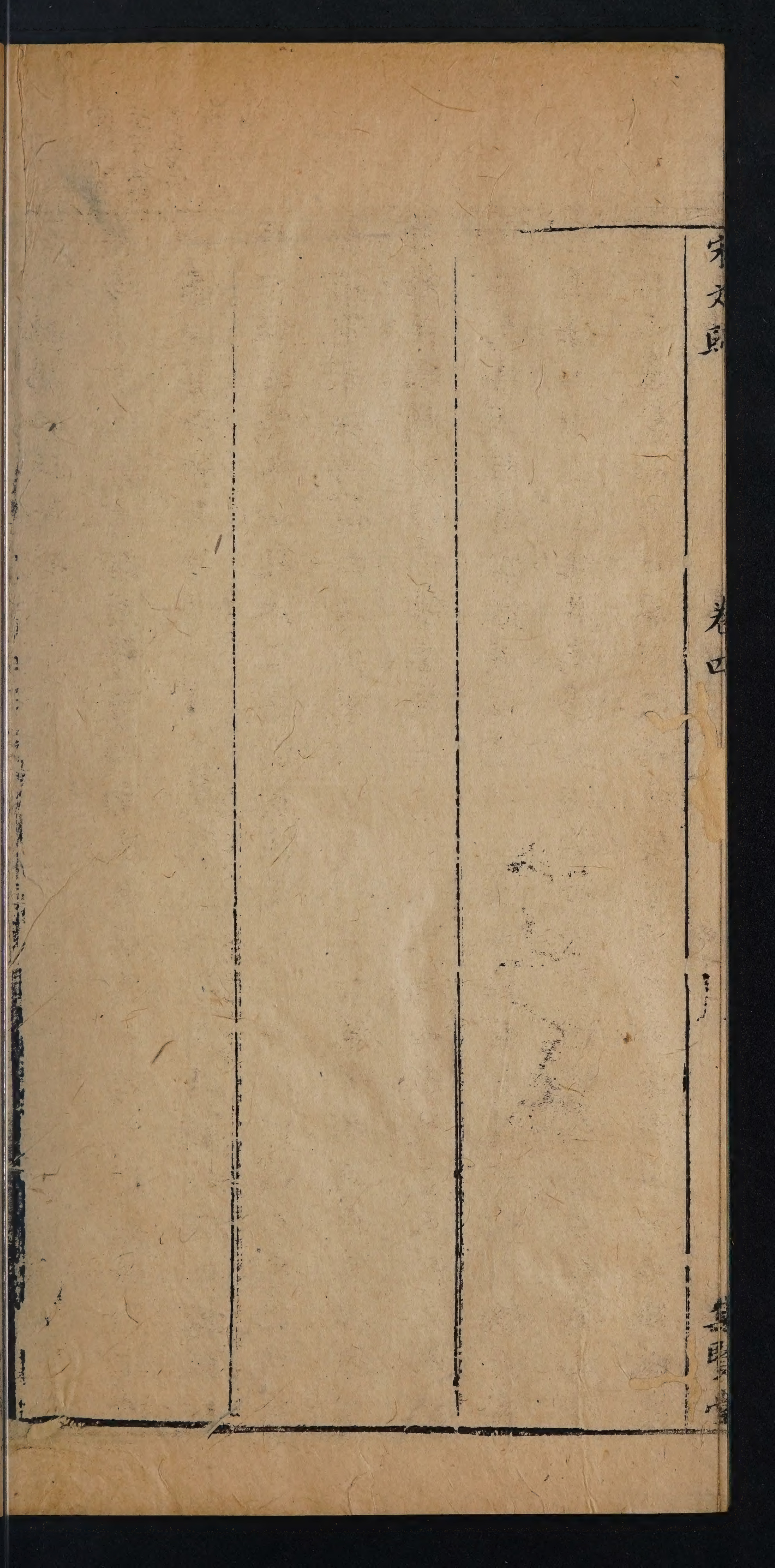
嘉祐元年夏大雨水奉詔祈晴於醴泉宮聞鳴蟬有感而賦云

肅祠廷以祗事兮瞻玉宇之崢嶸收視聽以清慮兮齋予心以薦誠因以靜而求動兮見乎萬物之情於時朝雨驟止微風不興四無雲以青天雷曳曳其餘聲乃席芳葯臨華軒古木數株空庭草間爰有一物鳴於樹顛引清風以長嘯抱纖柯而永歎嘒嘒非管泠泠若絃裂方號而復咽凄欲斷而還連吐孤韻以難律含五音之自然吾不知其何物其名曰蟬豈非因物造形能變化者邪出自糞壤慕清虛者耶凌風高飛知所止者邪嘉木茂樹喜清陰者邪呼吸風露能尸

解者邪綽約雙鬢修嬋娟者邪其為聲也不樂不哀非宮非徵胡然而鳴亦胡然而止吾嘗悲夫萬物莫不好鳴若乃四時代謝百鳥嚶兮一氣候至百蟲驚兮嬌兒姹女語鸝庚兮鳴機絡緯響蟋蟀兮囀喉弄舌誠可愛兮引腹動股豈勉彊而為之兮至於污池濁水得雨而聒兮飲泉食土長夜而歌兮彼蝦蟆固若有欲而蚯蚓又何求兮其餘大小萬狀不可悉名各有氣類隨其物形不知自止有若爭能忽時變以物改咸漠然而無聲嗚呼達士所齊萬物一類人於其間所以為貴蓋已巧其語言又能傳於文字是以窮彼思慮耗其血氣或吟哦其窮愁或發揚其志意雖共盡於萬物乃長鳴於百世予亦

安知其然哉。聊為樂以自喜。方將考得失。較同異。俄而陰雲復興。雷雹俱摯。大雨既作。蟬聲遂息。

鍾惺曰。君子以言語鳴世者也。時危則君子結舌。此文大有感慨。



茅坤曰蕭瑟可誦雖不及溪之雅而詞致精琥

歐陽修秋聲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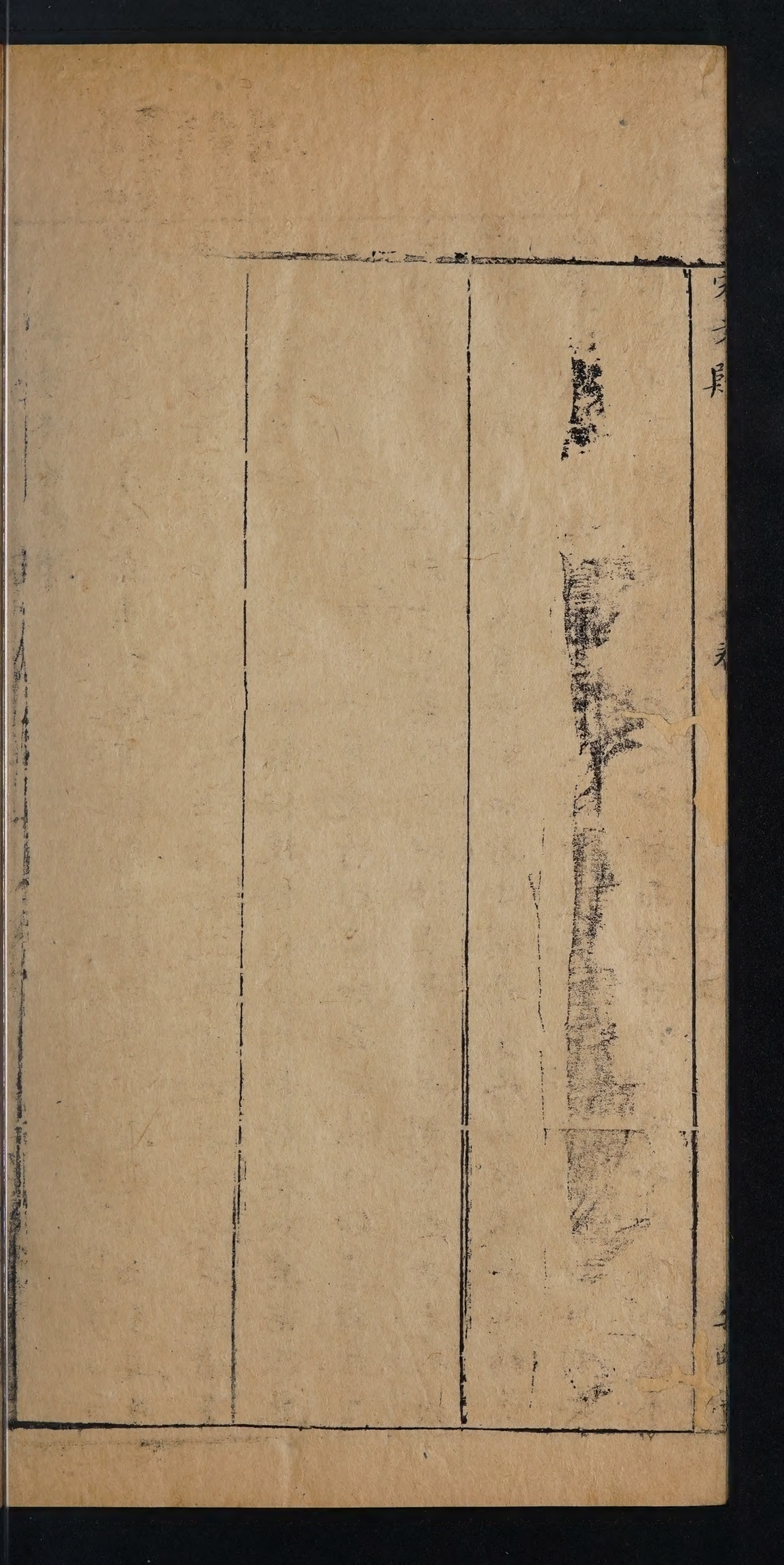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其觸於物也鏦鏦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余謂童子此可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余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胡為而來哉蓋夫秋之為狀也其色慘淡煙霏雲斂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為聲也淒淒切切呼號憤發豐草綠縟而爭茂佳木蔥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

鍾惺曰宿學老筆字字皆如風霜中煉出

落者乃其一氣之餘烈夫秋刑官也於時為陰又兵象也於行為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為心天之於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為七月之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嗟乎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為動物惟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乎中必搖其精而況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為槁木黟然黑者為星星奈何以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為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余之歎息

鍾惺曰秋聲無形色者也却寫得形色宛然讀之使人悄然而悲

肅然而恐。真可謂畫風手矣。



鍾惺曰借物窮理愈出愈奇當與韓昌黎獲麟解同一机局

歐陽修怪竹辯

謂竹為有知乎。不宜生於廡下。謂為無知乎。乃能避檻而曲全其生。其果有知乎。則有知莫如人。人者萬物之最靈也。其不知於物者多矣。至有不自知其一身者。如駢拇枝指。懸疣附贅。皆莫知其所以然也。以人之靈而不自知其一身。使竹雖有知。必不能自知其曲直之所以然也。竹果無知乎。則無知莫如枯草死骨。所謂蓍龜者是也。自古以來。大聖大智之人有所不知者。必問於蓍龜而取決。是則枯草死骨之有知。反過於聖智之人。所知遠矣。以枯草死骨之如此。則安知竹之不有知也。遂以蓍龜之神智。而謂百物皆有知。則其他草木

凡吞咿之又碩然皆無所知然則竹未必不無知也由是言之謂竹為有知不可謂為無知亦不可謂其有知無知皆不可知然後可萬物生於天地之間其理不可以一槩謂有心然後有知乎則蚓無心謂凡動物皆有知乎則水亦動物也人獸生而有知死則無知矣蓍龜生而無知死然後有知也是皆不可窮詰故聖人沿其可知者置其不可知者是之謂大中之道

夢坤曰只看他空中談相相外歸空

孫鑛曰三說皆窮理盡性之言氣旨最永

歐陽修雜說三并序

夏六月暑雨既止歐陽子坐於樹間仰見日月星辰行度見星有頃者夜既久露下聞草間蚯蚓之聲益急其感於耳目有動乎其中作雜說

蚓食土而飲泉其為生也簡而易足然仰其穴而鳴若號若呼若嘯若歌其亦有所求耶抑其求易足而自鳴其樂耶苦其生之陋而自悲其不幸耶將自喜其聲而鳴其類耶豈其時至氣作不自知其所以然而不能自止者耶何其聒然而不止也吾於是乎有感

星殞於地腥礦頑醜化為惡石其昭然在上而萬物仰之者精氣之

蟯蟲口天官一書無正精透

聚爾及其斃也瓦礫之不若也人之宛骨肉臭腐螻蟻之食爾其
于萬物者亦精氣也其精氣不奪於物則蘊而為思慮發而為事業
著而為文章昭乎百世之上而仰乎百世之下非如星之精氣隨其
斃而滅也可不貴哉而生也利欲以昏耗之死也臭腐而棄之而惑
者方曰足于利欲所以厚吾身吾於是乎有感
天西行日月五星皆東行日一歲而一周月疾於日一月而一周天
又疾於月一日而一周星有遲有速有逆有順是四者各自行而若
不相為謀其動而不勞運而不已自古以來未嘗一刻息也是何為
哉天四者所以相須而成晝夜四時寒暑者也一刻而息則四時不

得其平萬物不得其生蓋其所任者重矣人之有君子也其任亦重

矣萬世之所治萬物之所利故曰自强不息又曰死而後已者其知

所任矣然則君子之學也其可一日而息乎吾於是乎有感

荐坤曰中多近道之言



